

黑河从村后流来，在村西南角转了一个弯向东流去，偏僻闭塞的俺庄就坐落在这个拐角里，村西村南河上没桥，只能望河兴叹。村东仅有一条可供独轮小车通过的乡间泥路与邻村往来。听老人讲，解放前俺庄人不足百口，没有一个识字的地。不到百亩，土质又劣，是下三天雨就淹，晴五天庄稼就打蔫的露天淤地。别说淹早歉收年，就是风调雨顺的年景，也都是吃了上顿愁下顿，家家墙徒四壁，个个囊中如洗，人人两手空空。所以，官府不来派款，盗贼不来偷窃，货郎不来串乡，都把俺王庄叫“忘庄”，言外之意是被遗忘的地方。

解放后，俺庄人的衣食基本有了保障，收入也逐年增加，可是，有的年成还得依靠政府发放的救济粮款度过收麦前艰苦的日子。但是，孩子们可以背上书包到离村约一华里的小学上学了。全村清一色的贫下中农，没有一个共产党员，就连轰轰烈烈席卷全国的“文化大革命”，也没有把这潭死水激起涟漪。上世纪 80 年代，一些当兵的人回乡，俺庄才有了共产党员，人们才知道，外边还有个令人向往的美丽世界。

俺庄的干部都是轮流着干，参军回来的人就勇敢地担起了这个职务。他们下决心改变本村贫穷落后的面貌，解决乡亲们的温饱问题。功劳最大

的是满囤哥，他为人忠诚老实，办事认真，在部队立过几次功，还当过排长，转业那年正赶上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，他决定在俺庄所辖河堤地段，堤上栽果树，堤坡种金针菜，并在低洼地打井种藕栽荸荠，把废弃的坑塘填平种庄稼，并动员剩余男女劳动力，走出农村南下广州北上大连打工。

俺庄的笑声

王家备

上世纪 90 年代，俺庄家家收入成倍增长，钱袋子也鼓了起来，座座瓦屋楼房相继出现，自行车、摩托车、农用三轮车也陆续开进农家小院。“要想富先修路”，村里集资修了一条通往集镇的柏油路，又拉了电线，户户电灯亮了电话通了。从来没见过的洗衣机、电视机、VCD 等，也进入了寻常百姓家。

免除农业税后，政府又实施了一个又一个富民惠民的政策，俺庄尝到的甜头最多，今年在政府的补贴下买了一台联合收割机，收麦再也不用人力，

缩短了收麦时间，减轻了劳动强度，大大鼓舞了人们奔小康的劲头。民主制订的村规民约，在党员干部带头下都能自觉遵守。还成立了雷打不散的农忙互帮互助组，解决外出打工者的后顾之忧之忧。使俺庄人最高兴最满意的是，在政府大力扶持下改造厕所的基础上，大部分农户用上了沼气，既省钱又

分。路北的大院，是村委会办公的地方。院内前后两排各 13 间窗明几亮的大瓦房，前排东 6 间是村委会办公室和保管室，西 6 间是阅览室和娱乐室，中间走廊两边是黑板报，定期不定期宣传科学种田的技术、表扬先进模范人物。后排东 6 间是幼儿园、托儿所的教室，西 6 间是休息室和餐厅，中间是老师的办公室。不论打工在外，或是下地干活，都不用为孩子的安全、饮食起居操心。路南是私人的小商店，日用百货、五金电料、油盐酱醋、烟酒饮料应有尽有。它的西边是面粉饲料加工作坊，完全可以保证全村的面粉饲料加工，邻村也有来买东西和加工面粉饲料的。40 多户错落有致的农家小院全是楼房瓦屋，沿着街道两侧整齐排列，家家的的大门楼像克隆的一样，高低宽窄一致，全部用红色大理石装饰，看不出有什么区别。门两旁的垂柳随风飘舞，院内花坛里的花卉竞相开放，散发着缕缕清香。

如今，无论走在街上，坐在家里或漫步村外，时时都可听到来自家家户户琅琅的笑声在天空飘荡。以往的愁苦、悲惨、萧条、荒凉的景象永不复返了。现在的“忘庄”今非昔比，已经成为大有希望的“望庄”了。

纪念改革开放 30 年·讲述

下过几场雨，小院前旷地上的青草开始疯长，放眼一望，仿佛一片没到膝盖的绿雪。每天出门的时候，我骑单车从斜坡上冲下来时，它们都会亲热地拽拽我的衣裾，拉拉我的裤角，有好几次偷吻过我裙裾下裸露的肌肤。

它们倔强地在我的小菜园里蔓延，已经高过绿油油的韭菜了，高过枝繁叶茂的茄子了，与竹竿上的豆角缠成一气，把小喇叭花开上了葡萄架，那种清新幽静的绿，能拧出水来。淹没了，淹没了其他一切的低矮，两棵向日葵在这一片绿色的海中显得越发鹤立鸡群。

刚开始我没有去拔它们，我喜欢自由的生长，哪怕只是一片青草。我已经习惯在这一片茁壮的绿中去寻觅谷雨时播下的种子。而它们也以清晨晶莹的露珠，傍晚草间的虫鸣，下雨时清新动人的天籁来回馈我的视觉、听觉，洗涤着那些在阴郁的角落堆积而出的铅灰色的伤感。

它们继续无声地长，更在夏雨的滋润下茁壮得异乎寻常。院前的小路已经被它们环绕，它们还在不断地扩展着自己的领土。冬日里家门前一条空旷的小路被逐渐蚕食成为弯弯曲曲的羊肠。有时我在繁忙的工作和家里暂时停下来，不由会想：它们不担心越来越多的脚步声吗？也不担心动物的侵袭吗？不担心拥挤的人群，严寒凛冽的冬天吗？而所有的这些都仿佛是人们无法排除的顾虑，所以我任凭它们继续肆意生长。

有时我不敢去接近它们。时常有些小动物藏在下面，我也不想轻易去惊扰，或者是彼此惊扰。有谁能说那片土地，那块小菜园，就只是属于我？一只蛙，一条蛇，一只蝗虫，也是那片土地的主人。因此我渐渐放弃了对那里的打理，任由这一片汪洋的绿海涨潮，涨潮，再涨潮。

菜园边上的几株玫瑰，慢慢地似乎也失去了主人。可这些野草们依然忘我地茁壮，青的更青，绿的更绿，缠的更缠，绕的更绕，该深的也更深了。我的小菜园，在又一次夏雨之后，几乎变成了地面上一片壮观的小森林。有几株，竟然还越过了院墙，直接就长在了我的庭院里，那可是被水泥和沙土凝固的地面啊！

一切皆由于我的懒散和随性的心态所致，我想我不能再坐视不理了，我还不想早起打开

霍楠因

我与野草

风瑟夜疾马蹄催，
壮士无眠斩刀挥，
迷雾重重思绪乱，
连夜何曾减战威。
鸿雁飞云冲霄际，
豪情凌云化龙追。
蒙蒙问苍天莫负望，
敢教穷尽瘴水回。

夜未眠

任人挥毫自在丹青，
傲骨天生自夜明，
似雪团团出夜庭，
孤舟影漾红云盈。
孤舟影漾红云盈，
本是无情玉泪盈，
碧海情涛何所渡，
望穿秋水望清。

醒月吟

魏中华

时都感觉特别的香甜，那几朵玫瑰也格外的浓郁娇艳。我在玫瑰的四周加了几块砖以示其名花有主，也算给它们在野草丛生的地盘里重新找回了家。

又一场雨来了，又走了。我有些担心，担心青草们的“夏雨催又生”。清晨推门查看，还好，还算平静，除了潮湿之外一切都还依旧开阔，那片小森林的壮观已成为我家小菜园的历史了。迎着这一片清新湿润的空气我推起单车锁上家门，听着随身听的《蓝色多瑙河》向前驰去。

在经过那片垃圾堆时，我却无法不对它行注目礼：在那片看似被腐朽占领的废墟上，有好几株被我放倒的青草，又挣扎着——站起来了！

城市的森林(外三首)

贺红

城市的森林越长越高
越长越密，围绕它足蹑生长的
垂柳、冬青、紫薇、香樟、三色堇
成了蕨类、苔藓和地衣

人们和蜻蜓一起蹦跳
和甲壳虫一起爬行，和蜻蜓一起飞
却不能和蝴蝶一起，在花丛中
走走停停，飞飞栖栖

穿过森林的想法，正随着
森林一起长高，人们把飞翔的渴望
一头系在纸鸢上，一头系在心里

人面鱼

人面鱼，我呼唤你的名字
嘴一张一翕，用腮呼吸
一根鱼刺刺在喉头
唾液是玫瑰色，咸咸的
尾随一条人面鱼，走进太昊陵
鱼身的光泽擦亮额头的虔诚
一条写意的鱼，当作图腾
在艺人手指上，活了千百年
不知当初是一双怎样的手
经过怎样的揉制，怎样的刻绘

是力的化身

是初的展现
载着远古的信念
穿越洪荒岁月
穿透刀兵水火
遍布生命之原

是永恒的旋律

路

赵文

是不倦的飘带
经村寨

连通衢
越重洋

不知它曾经被什么样的人捧在掌心
被什么样的唇，一次次吮吻

那个拿蜂蜜喂养我的人

那个拿蜂蜜喂养我的人
喂养出我的娇情和坏脾气
一直以来，他都在设计我
把我从燕子设计成金鸪
把天空设计成不可企及的梦

薰衣草的唇

薰衣草的唇，再一次吻醒我的梦
宝贝，我伸出双手
握不住那一穗一穗的紫
说好了我的蛋糕上
是要点缀上那些紫色小精灵的
说好了我的枕心里
是要装上那些淡淡的花香
说好了我的浴缸里
是要撒上这些细碎的花瓣
宝贝，现在是 6 点 13 分
遥望西北那个生长薰衣草的地方
我的泪奔跑跑到草尖上、树叶上

达天塹

把文明之光
带到天涯
带到海角

因你

大世界变得很小
小天地变得很大



秋韵

魏树林 摄

蜀中三题

马牧野

山街

小街石径缀千家，
屋舍缘山石作瓦。
藓苔侵壁着绿意，
清溪绕竹戏鹅鸭。
赤脚娃子卖山鸡，
背篓么妹鬻天麻。
酒旆飘出麻辣味，
客居小栈不思家。

山夜

洌出香茗满口滑。
日闻鸟鸣林间树，
夜闻月照窗上花。
才枕松涛入梦去，
忽听人喊看朝霞。

山居

山柴烤得麝肉香，
佳饌美酒琥珀光。
松涛做曲岚伴舞，
明月当空吟华章。
嫦娥不耐广寒冷，
轻舒广袖下凡乡。
我牵九重仙女手，
消却暑热满头霜。

听雨

王伟

独自一人，或立或卧或凝视或瞩目，忘却尘嚣中的浮与沉，得与失，荣与辱，将自己完全全交给这灵性的世界，倾听来自天外的声音。

雨淅淅沥沥。屋顶上的青瓦，屋檐下的芭蕉，池塘里的荷叶，荡起了阵阵雨韵。

千年以来，淅沥的雨，莫不牵动人的悲悲喜喜。头靠着枕，耳听着雨，眼前的雨，令人遐思。雨是诗，一首便有一个耐读的故事：“行宫见月伤心色，夜雨闻铃肠断声”是流浪之雨，“梧桐更兼细雨，到黄昏点点滴滴”是相思之雨，“夜阑卧听风吹雨，铁马冰河入梦来”是忆昔之雨，自己的心浸在诗人的雨中，潮湿而沉重……雨哟，你这情感的精灵，文人墨客的诗篇被你淋得湿漉漉的，一直延续到今天。

雨点点滴滴。池塘小荷，盆中水仙，墙角菊花，在雨中微笑如歌。“小楼一夜听风雨，深巷明朝卖杏花”，如从娇美的姑娘手中接过溢香的鲜花，倾听是怎样的心情。

雨哟，你这美的创造者！沉淀已久的沟壑，脏乱不堪的街衢，布满灰尘的灵魂，都会在雨中纯洁起来，真切起来。人类在自然界和自己心灵中搅起的浑浊，最好去接受雨的洗涤。

雨渐次变密，弦歌不断。一曲古老的音乐，一幅沧桑的图画，亘古的历史即有亘古的尾声，雨，滋润着万物，养护着生灵。

雨渐次变密，弦歌不断。一曲古老的音乐，一幅沧桑的图画，亘古的历史即有亘古的尾声，雨，滋润着万物，养护着生灵。

四巧在小学班里常变戏法似地摸出东西给我吃，一会儿是老玉米，一会儿是烤红薯，还说，吃吧，俺娘让你吃的！我边香甜地吃着，边想着她娘笑咪咪的脸。这么一个爱笑的人，有一天却突然半夜跳进了大水坑，她仰面躺在湿漉漉的坑沿上，一张胖脸更加圆胖。

奶奶她们几天来一直骂她的那个混账男人，说他仗着会个木工手艺，同外村的一个寡妇打得火热，回家来老拿女人一口气给他生下五个赔钱货而打骂，女人的下身常被他掐扯得稀烂。前不久，男人从外村回来，告诉女人寡姐已给他添下一个男娃，好歹要跟四巧娘离婚，那晚四巧娘的嚎叫响到了天亮。四巧娘哀号了几个夜晚终于不再哀号，她平静地飘浮在水坑里，然后平静地睡在了田野里。

我走在水坑边心里仍然不能平静，沿着水坑悄悄迈步，怕惊动四巧娘安宁的梦。她能在这个月夜里安宁吗？我想。有风从坑边掀起，水边杂草悄悄翻动，水面波纹缓缓翻卷。突然，前边草丛中从有红光闪过，我的心又提到了嗓子眼儿，腿软得无法挪动。我紧张地盯着那发光处，风陡然停了，草从依然安静，我揉揉眼睛摇晃着站起，暗自嘲笑自己的怯懦。这时，风又将草丛划开，那红光又在我的眼前烁烁闪亮，我的头发顷刻间支楞起来，是四巧娘的冤魂吗？这个夜晚真让我惊恐！穿过这亮光，就能到我家，对家的渴望牵引着我哆嗦前行。

一步步走近了，一个人的轮廓在杂草中一点点清晰。是一个男人，他斜披着衣裳蹲在坑边埋头抽烟，烟头在草丛里血红的亮，那个人的半边脸也就亮了出来。是四巧她爸，他对着一坑的水坐着，水里有一个圆月柔柔的亮。



刊头摄影 冯磊